

明清之際廣東書畫家

爲何氏至樂樓藏品展覽作

汪宗衍

廣東處於我國之南疆，古代海道舟楫尚未通暢，陸路有五嶺之阻障，文物薈萃，雖少遜中原，然廣州東山出土南越殘瓦，字體寬博，近《石鼓文》。晉永嘉磚傳世不尠，隸書秀逸，似《史晨銘》。太寧磚文樸茂若二爨。隋大業欽州《寧馨碑》，康有爲稱爲導源虞世南，推崇備至。迄乎李唐，僧徽以畫龍著。宋白玉蟾能繪蘭竹，并擅書法。明初林良花鳥，用水墨破筆，爲寫意派開宗大師，陳獻章茅龍草書，世尤艷稱；粵人書畫，蜚聲藝苑，由來遠矣。明清之際，戰亂相尋，廣東屢經兵燹，紹武永曆擁立於廣州肇慶。清兵南圖，兩度入粵，庚寅（順治七年，公元一六五〇）戰役，廣州被圍一年，死者七十萬人（見乾隆《番禺縣志》），殘害尤烈。一時人文燦然，多能書善畫，邁越前代，吾粵藝術大放異彩，所謂窮而後工耶？何耀光先生至樂樓收藏明清間粵人書畫至夥，若黎遂球、陳子壯、鄺露先後死難於順治初年，函昞洞燭幾先爲僧於崇禎間，深度、今釋、大汕入清後始出家，張穆、梁啓運、薛始亨、高儼、陳恭尹輩遯跡山林終老焉。諸人或工詩能文，或以繪事專門名家，壯烈高節，照耀史乘，且有能兼具二三能事者，而其人之志概，亦可於此中窺之，抑亦文獻足徵，又豈賞鑒其書畫而已。

陳子壯（一五九六至一六四七）

諸書畫家中，論年輩、科第，首推陳子壯，世稱陳探花。書法米董，體勢飛動，用筆矯健，直追右軍，至樂樓藏其自書詩幅及扇面數事。生平喜提倡風雅。崇禎十二年二月，巡按葛徵奇與南海令蔣棨重修三大忠祠、南園，刊行《南園五子詩選》，子壯與黎遂球、區懷瑞、區懷年、曾道唯、高賚明、黎邦域、謝長文、蘇興裔、梁佑達、陳子升等

十二人重開南園詩社，時稱南園後勁。其後與會者有徐棻、歐必元、黃季垣、區主遇、僧通岸等，一時詩學稱盛。十五年，復疏請天然函昷和尚主光孝寺法席，佛教大振，亦子壯護法之力也。

明社既屋，永曆帝立於肇慶，子壯與陳邦彥、張家玉起兵，互為犄角，圖復廣州，惜為間諜所乘，倉猝應戰，兵敗被執。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中，有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，粵督佟養甲《彙報擒逆渠三大捷揭帖》，載子壯在高明戰役中被獲事，謂其「潛匿密室牀下，被參將李元泰搜獲，並幼子陳上圖解前來，職隨公同司、道、鄉紳、耆老公審反叛情由，子壯供稱：不知天命，妄通西逆陳邦傳，計圖不軌，今見清朝威德，願膏斧鑕，求赦幼兒，等情；職隨將逆渠陳子壯寸磔，陳上圖念其幼小無知，姑行廣州府監候，查取產業，另行發落。」（見《明清史料丙編》第三本）磔言裂肢體也，所云匿於牀下，如同兒戲，非後人意想所及，他書似未載之，殆為清將砌詞誇功乎。子壯尚有長子上善，亦工書法，余從開平鄧氏見其草書詩扇，有明人書法行草遺風，其後陳上圖亦得贖出獄矣。

黎遂球（一六〇二至一六四六）

世稱黎遂球為黃牡丹狀元，嘗以天啓七年舉人入京，四應禮部試報罷，崇禎十三年歸至揚州，憇於鄭元勳之影園，為黃牡丹詩會，賦七律十首，時錢謙益主持壇坫，拔置第一，諸名士皆出其下，元勳以雙金疊為壽，蓋落第於京華，而得意於邗溝也。陳子壯先和之，曾道唯、高賚明、黎邦域、謝長文、區懷年、蘇興裔、梁佑遠，與原作者凡九人。子壯題曰「南園花信」，其和作未成十首者不與焉。遂球作序，謂「庶南園無牡丹，而有牡丹；黃牡丹無南園，而有南園；影園無詩社，而有粵詩社，均快事也。」元勳亦工畫，稱影園者，在山影、柳影、水影之間云。乙酉揚州戰役，元勳死難焉。

黃牡丹詩刻於《蓮鬚閣集》中，論者謂其推砌詞藻無新意，然其詩實為對當日時事而作，如第三首「金疊玉瓊須攜醉，任是蜂狂總未知」，譏刺明末君臣苟安旦夕也。第七首「花陣縱橫紫翠重，木蘭金甲繡盤龍」，是指張獻忠、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之壯大也。其下句「涿鹿戰場雲起幟，穀城兵法怒盤胸」，謂崇禎十一年四月，張獻忠偽降於穀城，明年後反明也。第八首「誰寫春容出塞看，胡沙漠漠照春寒」，指清兵之入侵，其後四年李自成破北京，清兵繼入關，建立新王朝，實為託意紀事之作，又二年丙戌，遂球死於贛州之役矣。

遂球本為番禺板橋鄉人，父黎密始遷居廣州城東，讀書處曰蓮鬚閣，著《蓮鬚閣

集》，通行為伍氏《粵十三家集》本，忌諱字句，多作方圍。曾見徐氏南州書樓藏康熙間其子黎延祖刻本，較少缺字，又朱筆方圍寫於「東」、「虜」等字之上，殆為譚瑩手筆，《粵十三家集》之底本，《廣東叢書》印《蓮鬚閣文鈔》，取南州藏本遺象刊於卷首，稱為「最舊刻本」，未細審也。

《番禺縣志》載蓮鬚閣址，謂在廣州城東豪賢街，《續志》云在街西東莞尹家祠，黃慈博《廣州城坊志》引王文煒《志隱齋詩鈔》注云陶綬之茂才家中為閣址。黃芝《粵小記》謂已失所在。按：尹祠在街西之南，陶宅在街西之北，其說不一，余讀集中《瑞井銘序》云：「憶數歲時，羣兒方戲宅之東偏，有井沸瓶而出；僉訝之，斯地近金家園，咸稱是瑞徵，乃於辛未之長至作閣其上，外露小臺，是曰蓮鬚臺，閣其下，遂球讀書之處，即邇斯井，曰瑞井者，侈其事，而錫之嘉名也。」辛未為崇禎四年。考《番禺縣志》載，嘉靖三十三年《重修番禺縣儒學記》云：「縣治南抵街，北抵金家園，今故無恙，惟東偏芳草街為塵民所割，與諸生齋舍牙錯而居。」據此，知金家園在番禺縣學（即前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）之後，而閣近金家園，其址在街之東，不在街西明矣。屈大均《翁山文鈔·黎太僕畫象記》云：「余年十四五，甫知問學，即皇皇親師友，從里中賢豪長者游，而獨未見公，雖以所居之鄉，與公板橋相望，在城中又與公芳草東街相近。」是蓮鬚閣在芳草東街，而非豪賢，今芳草街其地猶存，在豪賢路東頭之南，與《瑞井銘序》言地近金家園相合，《城坊志》引車騰芳《秋夜過葑園謁黎忠愍遺象》詩云：「林岫高風到客門，蟲聲四壁恨猶存，書生土馬邯鄲夢，故國河山杜宇魂。芳草只今餘戰壘，重雲何處認鄉園，鬱孤臺畔清秋夜，夜夜空山有嘯猿。」詩中亦有芳草二字，則康熙間猶未有豪賢之說，竊疑明季亂後，豪賢街東頭與芳草街附近一帶，沒為大營（見《番禺縣志·羅賓王傳》），巷陌變遷，遺構胥盡，後人遂謂在豪賢歟，寒家舊居在豪賢街，故樂得而述之也。

吾前引遂球詩有「胡沙」之句，憶明季諸老詩文集中，時有稱清人為「胡虜」者，此歷史上錯誤遺留對兄弟民族之偏見；辛亥革命前之文獻亦多有如此稱謂，乃基於推翻清王朝之政治關係。清咸同間學者陳澧撰《說長白山》一文，謂「長白山為大清發祥地，在漢屬玄菟郡，非塞外地，乃漢西蓋馬，上殷臺二縣地也。」考證精審，并繪圖以說明之。更據文物消息，最近吉林有哲里木盟奈曼旗善寶營子古城遺址，出土秦代瓦量二件，為二千多年前，秦始皇在全國統一度量衡時，頒到吉林地方之標準量器，又一實物例證。蓋吾國為多數民族合成大一統之國家，今日我國各族人民更互相團結友愛，不分界限，有侵畧野心者竟製造謊言，謂遼東半島之廣大土地，不屬於我國古代之版圖，

完全偽造歷史，此亦談明清之際文獻、書畫所當注意者也。

至樂樓藏遂球山水畫卷，有陳澧、陳璞諸老題詠，流傳有緒。其書畫世不多見，崇禎四年送區懷瑞北上山水二幅，畫筆蒼勁，載入《廣東名畫選集》中。六年陳子壯諸人送遂球北上會試詩卷，末附其與戴安仲（柱）手札三通，為黃節、葉恭綽遞藏，今存廣州博物館，皆屬真蹟，其不待書畫以傳，亦自足名家矣。

鄭露（一六〇四至一六五〇）

鄭露少工書法，能作數體書，應縣試時，作篆、隸、真、行、八分書，被列為五等，薛始亨輓詩，所謂「五色肝腸絕世姿」，即指此事。楷書饒有鍾元常、顏魯公筆意，以瘦硬取勢，其狂草仿張旭、懷素，筆勢縱橫，挺拔之氣，盎然紙上。至樂樓藏《乙酉入都留別諸社友》詩軸，為草書，見《嶠雅》。

乙酉為弘光元年，都指南京，詩中有「三月垂楊綠去津」之句，五月而清兵渡江矣。薛始亨《蒯緱館稿·鄭秘書傳》云：「弘光改元春，澁若出大庾，將赴闕上書，行至潯陽，金陵已失，慷慨流涕，賦《歸興》詩以見志。」惜今《嶠雅》遺之。《嶠雅》原刊本作顏平原體書，世傳為鄭露手寫，督工雕刻，極為精美，字有體勢，鋒稜活現，出於良工之手，約刊於戊子、己丑間，今所留傳墨迹，時見佚詩，倘有好事者輯為一帙，亦大佳事。

函昞（一六〇八至一六八五）

粵東釋氏藝術，書法推重函昞，繪畫則深度，最為傑出，昞先出家於明末。崇禎十二年冬，昞入都會試，其父祝曰：此行當得官帽歸。昞曰：帽子到有一頂，只恐非烏紗耳。明年春，舟泊南康，遂求空隱獨和尚，祝髮於廬山之歸宗寺，時年三十三歲。

昞以盛年孝廉棄家，時人頗以為怪，越五年國變，始服其先見。番禺圓岡鄉雷峯山隆興寺舊故湫隘，昞營建二十年，巍然鼎新，易名海雲寺。一時文人學士，摺紳遺老，多皈依受具，每於死生去就，受其法益，甚深締信，抑且父母、妻妹、弟姪、子媳，以逮臧獲，先後落髮為僧尼，實有以作觀感也。

清兵既入粵，平南王尚可喜仰慕高風，延請問道，待以師禮，明日不辭而別。可喜捐貲鑄鑿金釋伽如來一軀，背有款識：「博山下二世雷峯隆興寺本師天然昞率大檀越喜鑄，監寺今應識。」博山者無異元來，其下一世為空隱道獨，昞之本師；自居法王，率尚可喜鑄之，而命弟子今應題識，具見道風高峻。

函昞書法仿黃山谷、米南宮，早歲逾健，晚益蒼勁方整，弟子臨池，多仿其書體，世稱海雲書派，至樂樓藏昞行書詩軸，款署丹霞老人，考康熙六年至十年，昞主丹霞山別傳寺法席，時年六十歲至六十四歲，殆此時所書。又鈐「博山三世」一印，則連其師祖元來和尚起計矣。若近年至樂樓新得不載於《書畫錄》中者，尚有昞寫《棲賢山居》詩長軸，乃順治十一年住廬山棲賢寺時之詩，時年四十七歲，寫軸或在稍後，可稱雙璧，余尤愛其後者。

深度

有清一代粵僧繪事，無出深度之上者，性雅澹，畫如其人，山水筆力逾勁，氣格蒼凝，從雲林衡山變化而出，至樂樓藏淺絳山水卷子，款署「丁亥秋七月，羅浮深度」，鈐「深度」印，又一印不辨，時為順治四年，清兵已入粵矣。俗姓賴，名鏡，嘗居增城白水山中，曾見開平鄧氏藏仿米一軸，署「白水鏡」，鈐「孟容父」印，容鏡名字相應，則孟容為在俗時別字而非僧字矣。先是歌者張喬，亦能畫，卒於崇禎六年，弘光元年彭日禎葬之於廣州白雲山梅花坳，臨送者皆一時勝流，人各植花木，名百花冢，深度植宮柳二株，並作《題蓮香集》七絕，時未為僧也。

今釋（一六一四至一六八〇）

明季永曆都肇慶時，今釋官禮科給事中，遇事敢言，屢上封事，一月六十奏，為假山五虎之一。有讒之者，廷杖下廠衛獄，拷掠左足幾斷。編戍清浪衛，行至桂林而清兵至，遂落髮於茅坪庵。順治九年走廣州，參函昞和尚，求為受具。函昞指其官僚氣未除，今釋長跪不起，乃允其請。昞初命為柴頭，旋充碗頭，以粗細工作抑折其舊習。滌器多破壞，後釋之中表陸世楷官南雄守，為補燒造以還常住，即世所傳「澹歸碗」也。順治十五年釋與昞同住東莞篁村，昞有《小除夕示澹書記》詩云：「我歸自棲賢，晤別猶草草，裁庵一月談，投機恨不早。」乃入室。釋有《裁庵》詩十首。

順治十八年，前明大學士李永茂偕弟充茂以仁化丹霞山捨今釋嚴事三寶，乃闢為別傳寺，奉函昞為方丈，自充監寺，昞立為第四法嗣。今至樂樓藏其自書詩文冊子，有《壬寅三月廿有四日入丹霞志喜》及《別傳寺大殿上梁文》即紀其事。

冊中與凌髭放贈答詩文四首：《次韻酬凌髭放》七律、《答凌髭放書》、《髭放持牋索書徑截語為答此偈》二首。髭放名雲，字澹癯，號十齋，晚號髭放，仁化人，崇禎十三成進士，與今釋同歲生。官河南府推官，值清兵至走僧寺中，旋之蔚州，魏象樞從

之游，未幾歸里。象樞入翰林，屢贈以詩不答，如是者十年，後託郡丞孫某訪之，始報以詩，雖饋粥不繼，未嘗告人。康熙十年卒，今釋爲表其墓。

又有《還山留別陸孝山郡守、常月生別駕、劉永生節推、閔捷軒邑侯、張翼公副□戎》七律。孝山名世楷，浙江平湖人，拔貢生，累官至南雄府知府，今釋之表弟，其闢別傳寺，世楷爲區畫締構，護法最力，朱彝尊《嶺外歸舟》詩，所謂「澹公山水入奇懷，陸守頰營繡佛齋」者也。康熙十二年，今釋北游請藏，寓於世楷之平湖園亭，明年世楷亦罷官返浙，越五年，今釋亦寂於園中，兩人之親交如此。時海道猶未暢通，南雄地處南北衝要，輻輳雲集，世楷居官十九年，幹練之才亦可知矣。常月生名文魁，劉永生名宏譽，爲南雄府通判、推官，閔捷軒名三元，保昌縣知縣，見《南雄直隸州志》。張翼公待攷。

今釋臨歿時，遺囑火化後將骨石投於河中，其弟子不忍付荼毘，以全身歸葬於丹霞之螺巖上。葉廷琯《鷗波漁話》謂乾隆時，《徧行堂集》案發，遭磨骸焚寺之事，惟據《清代文字獄檔》，祇刨墓上碑石，其寺宇在三十年代始被火燬。

邵廷采《西南紀事》卷七言，「金堡爲僧後，嘗作《聖政詩》及《平南王年譜》，以山人稱頌功德，士林訾之。」全祖望《結埼亭詩集》卷十《肇慶訪故宮》云：「辛苦何來笑澹翁，《徧行堂集》玷宗風，丹霞精舍成年譜，又在平南珠履中。」按：今傳《元功垂範》叙尚可喜生平，爲東莞尹源進撰，亦有扉葉署「沙門今釋參閱」者，則高名爲累矣。

大 汕（一六三二至一七〇五）

廣州西關長壽寺怪僧大汕，自稱爲浪杖人道盛法嗣，不知其是否也。潘耒《遂初堂別集·與梁藥亭書》稱爲吳人，曾燦爲撰《離六堂集序》謂爲江西九江人。生平毀譽參半，屈大均目之曰「花怪」，潘耒舉其奸狀，控於有司下獄而死，曾燦又稱之奇士焉。

大汕有機巧，與尚可喜平南王府幕客友善，清王朝頒「遷界」之命時，汕得招攬納賄，暗通商舶，運貨物至南洋致富。康熙二十四年正月，汕至澳門，泛舟至越南，應其國王阮福週之請宣揚佛法。

汕之南行，著有《海外紀事》三卷，言其「宰官檀越皈依，四衆弟子贖錢者絡繹，（越南）王復贈以金刀一柄及五千金，爲興建長壽大殿。」相傳大汕織造彌勒大肚簾佛以歸，實金銀珠寶於其中。長壽寺與廣州白雲山麓之彌勒寺，澳門之普濟禪院皆其重建。王士禛《廣州游覽小志》稱其「營造有巧思，寺西邊有池通珠江水，增減應潮汐，

有半帆亭、繪空軒、懷古樓、離六堂，水木清華，房廊曲竊，如吳越間。」故陳恭尹贈汕詩有「多金布地來殊國」，「十二欄干砌碧瑜」，「四周流水入縈紆」，「吳越提封一覽餘」諸句。此寺在清光緒三十二年，由商人劉學詢獻議於粵督岑春煊闢為街市，建築民房，即今長壽路也。

潘耒之中傷大汕，實由索賕不遂。《續構李詩繫》引沈歸愚曰：「石濂主廣州某禪院，能詩通畫理，安南王師禮之，以貨幣結往來賓客，分三等，翰林某以所贈三等，作詩文詈之，石濂以詩文交詈，翰林忿入都，適臬司某往任廣東，囑其猝擒治，緩則有救之者，臬如其言，刑僇逮歸卒。」翰林即潘耒，康熙二十七年、三十九年先後來粵。

繆荃孫《藝風堂文集·石濂和尚事略》云：「福建許中丞嗣興，時為粵按察使獨惡之，輒逮治，得其奸狀笞逐至贛州，止於山寺，又復興起，皈依甚眾，江右李中丞基和又逐之，押發原籍，死於常山道中。」原籍指蘇州，李基和以康熙四十三、四年任江西巡撫，其卒當在此時。

初大汕與屈大均交好，詩酒往還，汕之《離六堂集自序》係乞大均代作，大均亦為之序，序有「童年入道」句，大汕改為「童真入道」，大均《復石濂書》謂「此文誠不可改，僕誠愚不知兄乃童真，然亦以兄所寫春圖，過於精妙，故有此大疑耳。」今《離六堂集》仍收大均代作之自序，而撤去屈序矣。

於是又牽連大汕鈔襲大均詩句，如《復石濂書》云：「兄以重賄請人代作，而斯人以僕佳句塞責，如僕云：『歲寒雁門雁，來及江南春』，兄則云『秋來雁門雁，飛過江南江』，僕云『如何亡國恨，都在大江東』，兄則云『未識累朝亡國恨，如何都在大江東』，僕云『無邊羌笛怨，散作雁門秋』，兄則云『吹來羌笛怨，散作廣陵秋』之類，得與翁山并傳，使天下人，不知兄盜竊翁山，抑翁山盜竊兄，斯人之力也，兄之幸也。」黃河圖，字攝之，新會人，河激弟，梁佩蘭《六瑩堂二集》有《送黃攝之從僧開法安南》六首，疑即斯人。屈大均既與大汕交惡，尚有《與石濂書》、《花怪》等文醜詆之，刊入潘耒《救狂貶語》，有《國粹學報》刊本。大均嘗於康熙十三、四年間，入吳三桂軍中謀反清復明，著《寅卯軍中集》，大汕欲首其書以泄憤，此潘耒之言也。

大汕畫有重名，陳維崧《迦陵填詞圖》為其手繪，款字作隸書，余曾見葉衍蘭摹本。澳門普濟禪院藏汕自繪頭陀象小幀。《離六堂集》卷首插圖三十三幅，述其生平事跡，每幅有同時名流題句，似一部畫傳，係名版畫家朱圭所刻，阿英載於《中國連環畫史》中。集末附《詩餘》一卷，葉恭燁《全清詞鈔》未收其詞。至樂樓藏其畫白描羅漢卷子，款署「石濂老人」，線條秀勁，當為晚年矜意之作；肆上多贗品。

張穆（一六〇七至一六八七後）**梁啓運**

明清之際廣東畫鳥獸名家推張穆，尤以繪馬著稱，亦擅山水、人物、蘭竹。《廣東新語》稱其嘗畜名馬曰銅龍，曰雞冠赤，與之久習，得其飲食喜怒之精神，與夫筋骨所在，故下筆如生。《翁山詩外》有《畫蘭行》云：「張公畫鷹勝畫馬，蘭竹尤精知者寡。」又有「欲作道人蘭弟子」之句，極推許之。

至樂樓藏《獨駿圖》及《蘭竹圖》二軸，前者款署甲辰爲康熙三十年，時年五十八歲。其壽八十餘，見於張庚《國朝畫徵錄》，惜無卒年可考，陳伯陶藏《鐵橋山人年譜》，僅存上帙，今亦未見流傳，下帙更屬渺然，如有藏其書者，其肯惠示乎！

張穆生平倜儻任俠，不好儒術，愛羅浮山鐵橋山水之勝，既以自號，又名其集，向無傳本，自容希白教授從南潯劉氏嘉業堂鈔得《鐵橋集》一冊，凡詩二百八十餘首，余復得見陳伯陶手寫《鐵橋詩鈔》，因與希白輯成《補遺詩文》、《投贈集》、《後人題畫詩》、《附錄》等於集後。若《建寧行在感賦》、《哭曹能始先生死節》、《哭家文烈》、《里門秋過有感》、《蒼頭還山言故鄉茶山離亂之狀感作》、《丙辰初春漫賦》等詩，足備詩史；近人鄧之誠《清詩紀事初編》所未見也。今《鐵橋集》已由至樂樓刊入叢書中，希白撰成《張穆傳》刊於卷首，極爲詳贍，凡數千言，足爲研究張穆生平之參攷資料，對研究明清之際廣東情況亦大有裨助。

與張穆同時有畫蘭竹專家梁啓運，其作品流傳頗少。至樂樓藏朱竹一軸，世稱孤本，陳澧、陳璞諸老皆有題跋，且爲成鶯和尚、葉春田（廣州四大家族之一）遞藏，陳澧謂當刻於石，聞有墨拓本傳世，今何耀光先生影印於藏畫冊中，又化身數千本，視刻石更廣傳於寰宇矣。

薛始亨（一六一七至一六八六）

薛始亨生平好擊劍，自號劍道人，以古文詞鳴，餘事作蘭竹之屬，頗有韻致。至樂樓藏其畫竹石金扇，款署「戊子蘭秋，劍道人戲墨」。戊子爲永曆二年，即順治五年，年三十三歲。是時李成棟已反正廣州，復明正朔衣冠，正其意興飄動，精力彌滿之作。寒家曾藏其爲陳恭尹畫芝蘭竹石冊十二葉，前有今釋題「幽貞」二字，恭尹隸書跋尾，老筆紛披，而秀潤之氣則尚遜此。

論者謂始亨古文較詩爲勝，然其古體學太白，可與屈大均相埒。陳恭尹爲梁佩蘭作《六瑩堂詩集序》論同時粵人之詩，與其上下議論者得若而人，謂始亨詩有當世名而先

民是程者，與程可則、羅賓王、陳子升、王鳴雷諸人相比，所著《南枝堂稿》，世罕流傳，若《吁嗟行》、《崧臺留別鄺湛若》、《懷劉客生都憲》、《懷祖心禪師》等詩皆紀事之作，惜鄧之誠《清詩紀事初編》未收之，近年何耀光先生已刻入《至樂樓叢書》中。

始亨傳記以李稔作《劍道人傳》及失名作《傳》為最詳，祇言丙戌清兵入粵，歸隱龍江，未嘗言其仕於永曆肇慶行在，讀《崧臺留別鄺湛若》雖可略得梗概，集中《度大庾嶺》詩有「歸程況是歲將闌」及「悔拋田里載私車」句，余曾見南海崔氏藏始亨手書詩冊下句作「枉拋荷芰襲簪裾」，與劉客生序云：「余從蹕端水，於袁特丘座上識薛子，冠服甚偉。」可相印證，特丘為袁彭年，亦假山五虎之一。

高 儼（約一六二〇至約一六九一）

昔粵人陳曇，愛鄺露書法，號曰鄺齋；潘正衡喜黎簡書畫，自稱黎齋，故友李滄萍素嗜高儼畫，每見輒以重價收儲之，遂名曰高齋。至樂樓藏《秋寺晚鐘圖》立軸及山水卷子，前者即高齋舊物，為其藏品之最精者，《獨善堂集》未見傳本，此有題畫詩一首，零縑碎璧，至可寶貴。後者作於辛酉為順治十八年，鈐「儼若」印，方志畫史未載其字，當為中歲之作。陳子升《中洲堂遺集》有《贈高儼若》詩云：「吾愛高生高且奇，釣竿高拂若華枝，談天河漢俱無極，蹈海風雲自有時，雜佩寶愁芳草歇，畫圖虛使萬山移，德輝未覽同增慨，遮莫狂歌笑鳳衰。」吾初讀此詩「畫圖」之句，疑為高儼其人，今與畫卷印證，亦名字相應也。

高畫初習雲林石田，其後參以仲圭山樵，晚年能用宿墨，筆力沈厚，絕不染明時董華亭甜熟之氣。朱彝尊論畫詩云：「吳中好手有四王，常州二惲桐城方，嶺南高儼欽黃伋，亦有傳山居晉陽。」推許亦至矣。朱氏于順治十四年、康熙三十二年先後游粵，故其聲名洋溢於大江南北，至樂樓主人謂明末嶺南擅山水者，當推高氏為第一，余亦云然。

「同社畫名稱第六，當時高節孰為雙，嶺南前輩江南客，可得龔賢幾箇降。」此梁鼎芬題高畫詩，其畫名第六之文獻，求諸畫史未得之。偶讀梁善長《廣東詩粹》卷九云：「高儼字望公，新會人，白下評畫，品儼居第六。」鼎芬詩疑本於此，然《詩粹》又本於何書，余尚茫然，世有識者，望能起予。

畫史僅言高儼年壽七十二，無生卒年，余曾見儼繪岡州十二景畫冊子，所紀「己巳初秋」歲月，為康熙二十八年，似為其最晚年之作，故約略推其疑年如上云。

陳恭尹（一六三一至一七〇〇）

陳恭尹書法秀勁，神似李北海《雲麾將軍碑》，隸書則寫《夏承碑》。晚年求書者踵至，其《秋園》十首之九有「坐爲求書滿」之句。時鈕琇官粵高明縣，與恭尹稔，所著《觚賸》云：「獨漉子盛有詩名，兼工八分書。晚年好道，結願放生，人有乞其書者，籠禽而至，輒欣然灑翰，視禽多寡，則盈縮其書以應之，閣筆開籠，淋漓滿志，四方碑版之酬，亦即遇買放生，貲盡乃已。」此故事可與右軍換鵝相仿。鼎湖山慶雲寺僧在軫弘贊，新會朱氏子，精研戒律，著述二十餘種，其「塔銘」爲恭尹書丹，隸書寸許，凡千餘言，余昔游鼎湖於後山見之。

至樂樓藏隸書詩軸，爲己未二月作，時爲康熙十八年，年四十九歲，《獨漉堂詩集》題爲《獄中值林叔吾生日贈之》，「何期獄門中」句，《集》作「何其來獄門」，當爲改訂本。《江村集自序》云：「甲寅之春，亂起滇閩，至丙辰而東西交徧。二月挈家僦居羊額，甫定而廣州變與東西連。丁巳夏復通於北。戊午春，余移居龍江，其秋而罹無妄之災，下於理者二百餘日，己未春事始解。」《龍山陳氏家譜》云：「戊午秋，僞周慕公名，移書平藩奄達公，累累入圈扉者數月。」己未康熙十八年，指三藩之變，尚之信延攬恭尹而入獄。叔吾名梧，東莞人，林存之子，浣以隨張家玉軍戰死，梧同被繫，與恭尹情事相若耶？

自王隼編次梁佩蘭、屈大均與恭尹詩爲《嶺南三大家詩選》，三家之名大著，其書刻成於康熙三十一年，時皆健在。顧檀萃《楚庭稗珠錄》謂「蒲衣叙次三家，乃首庶常（引案：指梁佩蘭），殆以其官爵耶。」似有王前盧後之意，竊謂《詩選》排名次第，殆以年齒爲序，佩蘭最長，生於崇禎二年，大均少一歲，恭尹又少於大均一歲。恭尹爲《六瑩堂詩集序》云：「吾粵之詩盛於廣州，……吾與齒雁行者，梁藥亭、屈翁山爲能發摠性靈，自開面目也。翁山縱橫闔關，樸茂奇古，藥亭雄邁滔莽，精警卓拔，而予以感慨放浪之言，頡頏其間，未能有爲之品定也。予謂翁山江河之水也；藥亭瀑布之水也；而予幽澗之水也。翁山之味醇而冽，藥亭之味清而旨，予之味澹而永。」此恭尹自評其詩，而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則謂「其詩品雖遜於翁山，然翁山祇工五言，不若元孝諸體相稱」云。

衛淇（一六二四至一六八三後）**屈大均**（一六三〇至一六九六）

至樂樓藏明清之際廣東書畫家作品，著錄於《書畫錄》中者爲上列十二家，其陸續

收儲之品尚夥，就余偶得獲觀者尚有衛淇、屈大均書扇二葉。

衛淇畫花卉扇，款署「癸亥七月，寫似茂老友兄正之。衛淇。」鈐「衛淇」、「菴園」二印。淇字菴園，東莞人，明僉事，著《自攜稿》，見道光《廣東通志·藝文略》。《粵東詩海》六三載其《同尹瀾柱、王東村、梁藥亭游濂泉寺》七律一首。尹名源進，王名鳴雷，梁名佩蘭，皆一時名士詩人。余曾見張穆畫山水小幅，題云：「百年過半信閒身，籬菊堆金不稱貧，昔撫遺弓終抱恨，久憐磨劍尚如新。澹惟魯酒供高客，豪任齊紈散舞人，更問雄心銷幾許，從來英傑返天真。菴園先生五十又一，繪羅浮洞天福地圖爲壽，並詩請正。甲寅菊月，張穆具稿。」此詩載入《鐵橋集》，題作《壽衛菴園》，字句略有異同。甲寅爲康熙十三年，年五十一，畫扇作于癸亥，爲二十二年，年六十，讀頌聯，淇殆曾從張家玉軍歟，足補《嶺南畫徵略》所未載，余嘗謂收藏書畫，能具文獻或足補畫史之不足者，尤爲可貴，此其一例也。

屈大均自書《端州道中》詩扇，見《翁山詩外》卷七凡三首，此其二也。雞聲作雞鳴。又有「作客憑詞賦，歸耕少薄田」句，乃康熙十一年再遊雷州府幕時，道經肇慶之作。先一年四月，大均赴雷，七月女雁殤，乃歸里，其《哭稚女雁文》曰：「吾之奔走雷陽，以故人爲守，求升斗之粟爲親養也。」郡守爲吳盛藻，幕客非官職也。先五六年，大均客山西雁門關守將陳上年幕，李因篤亦同居其中（時李尚未應博學鴻詞之召），若易堂九子之魏禮至瓊州，曾燦至東莞，皆客於官府爲幕友。清末改新官制，始官幕合一，而幕僚之制廢矣。此扇爲楊永衍、盛景濬遞藏，景濬曾摹刻上石，嵌於北京番禺會館壁間。

此次何氏至樂樓明遺民書畫展覽，余重獲觀賞，至深欣幸，并承中文大學文物館約作「明清之際廣東書畫家」專題講演，謹就其藏品中畧述諸家生平概略，皆屬老生常談，殊慙譴陋。至於提倡粵人書畫，先父撰《嶺南畫徵略》爲廣東第一部畫史，已人手一編。嘗聞梁鼎芬亦素愛鄉賢書畫，每有所獲，輒示朋輩共賞，光緒末，鼎芬以參劾慶親王奕勳、袁世凱誤國，被斥罷官歸粵；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七日，重開南園詩社於抗風軒，會者百數十人，其《公啓》有「并觀同鄉先輩書畫」之語，乃張之於壁間，古書畫之展覽，殆爲嚆矢歟。